

唐达天[®]著

二把手

夹缝中求生存的政治智慧

The [长篇官场小说]
Second in
Command



中信出版社·CHINA CITIC PRESS



唐达天^著

The ^[长篇官场小说]Second in
Command

二把手

夹缝中求生存的政治智慧

中信出版社
CHINA CITIC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二把手 / 唐达天著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1.6

ISBN 978-7-5086-2809-7

I. 二… II. 唐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92288号

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二把手

ER BA SHOU

著 者: 唐达天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8-10层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
开 本: 72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21 字 数: 270千字

版 次: 2011年7月第1版 印 次: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2809-7 / I · 219

定 价: 36.00元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

二把手的生存之道

- 一. 拆迁出了人命案 / 002
- 二. 扫黄扫到了台商 / 010
- 三. 揣着明白装糊涂 / 018
- 四. 党政一把手的分歧 / 024

第二章

权力是欲望的通行证

- 一. 美女主持不想活了 / 032
- 二. 装孙子是为了当大爷 / 038
- 三. 钱能把人带入坟墓 / 045
- 四. 被人当了枪使 / 050
- 五. 你可能出错了牌 / 056

第三章

被利用的民意

- 一. 网帖风波 / 062
- 二. 究竟谁是幕后策划人 / 069
- 三. 尺蠖之屈，以求伸也 / 075
- 四. 省信访办来人了 / 082
- 五. 问题另有蹊跷 / 089

第四章

市长去党校学习了

- 一. 书记请来了尚方宝剑 / 096
- 二. 学习会上的巅峰对决 / 100
- 三. 考察班子与个别谈话 / 107
- 四. 有权不用，过期作废 / 114
- 五. 她没睡好，领导更没睡好 / 120

第五章

中央首长来了

- 一. 金利来腰带 / 130
- 二. 事成于密而败于泄 / 134
- 三. 蛇打七寸 / 141
- 四. 首长视察，老农挨打 / 148

第六章

一纸调令带来的变局

- 一. 家庭是最不讲理的地方 / 160
- 二. 月色中的野合 / 169
- 三. 吴国顺出手了 / 177
- 四. 该争取的就得积极争取 / 182

第七章

谋事在己，成事在人

- 一. 跑官 / 186
- 二. 把你放到火上去烤 / 195
- 三. 拜见省长夫人 / 200
- 四. 美女局长被“双规” / 209

第八章

风口浪尖上的考验

- 一. 被韦一光将了一军 / 218
- 二. 向富人开炮 / 222
- 三. 风水轮流转 / 232
- 四. 冰火两重天 / 239
- 五. 山高人为峰 / 246

第九章

新市长是省里空降的

- 一. 剑走偏锋解难局 / 254
- 二. 几人欢笑几人愁 / 262
- 三. 终于有了一个放纵的理由 / 269
- 四. 省长夫人来电 / 275
- 五. 又吃窝边草 / 280

第十章

一切服从省长的安排

- 一. 新任市长的三把火 / 288
- 二. 选举是一项政治任务 / 294
- 三. 不知道下了什么猛药 / 300
- 四. 瑞雪兆丰年，峰回路转 / 308
- 五. 你的忐忑，我的忐忑 / 314

代后记

官场小说及其他

一． 拆迁出了人命案

何东阳刚出市政府办公大楼，就听到一阵吵嚷声，循声看去，只见远处的大门口挤满了人，十多个披麻戴孝的男女要往里面闯，保安挡着不让他们进，双方你推我搡，就扭到了一起。

何东阳的头立刻就大了。穿着丧服来上访，必定是豁出去了的，不是为死者喊冤叫屈，就是来讨他们认为的公道。而这公道，也不是他想给就能给的，有时候，面对多方面的制约，他也无能为力。上了车，何东阳问司机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司机小于说：“上塘村孙老太太的儿孙们来找丁市长要赔偿费。”

何东阳轻轻“哦”了一声，心里一阵阵地收紧了。

这件事何东阳知道个大概，上塘村位于金州市的南面郊区，中间有一条通向国道的公路，那里便成了金州市的门户。前几年，市里对公路进行了扩建改造，然而，公路修好了，公路两旁的村舍还是破旧不堪，这无疑对金州市的城市形象有所影响。丁志强当上市长后，下决心要改变这里的落后面貌，化腐朽为神奇——把公路两旁的民房统统拆除，统一建造两排小洋楼，擦亮城市名片，树立新的形象。这项样板工程是市政府今年要做的十项重点工作之一，自然是市长丁志强来主抓。谁都清楚，所谓亮点，说大了是塑造这座城市的形象，说小了就是主要领导往自己的脸上贴金，有了政绩，才好往上爬。这样的想法无疑是美好

的，但实施起来难度之大也是可想而知的。别的不说，光这资金就够人头痛的。

金州市属于西部地区，相对于东南沿海地区来讲，经济还比较落后，要修建这样的形象工程，资金来源成了大问题。不过，领导毕竟是领导，水平就是高，不怕做不到，就怕想不到。好多事就是这样，只要想到了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丁志强多次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，又与区、乡、村做了多次协商，最后作出了决定，政府拿出1000万元，给每家补贴一万元，其余资金由农户自己解决。城建局有关部门预算表明，每户占地200平米，建三层高的楼房，工程造价最少也得10万元。也就是说，除了政府补贴的一万元，农户自己还得想办法筹集资金9万元，这无疑加重了村民的经济负担。对于这一形象工程，何东阳心底一直持否定态度，为什么我们口口声声地说要从实际出发，不搞所谓的形象工程，而每任领导一上台，又迫不及待地搞所谓的形象工程，这究竟为哪般？但是，何东阳毕竟是常务副市长，是二把手，他扭转不了局势，也不能公然站在一把手的对立面去否定他。

在市政府的常务会议上讨论这个项目的时候，何东阳先对丁志强的这一决策给予了肯定，说丁市长高瞻远瞩、思想超前、有雄心有胆略，这件事对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、打造金州市这张名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他充分给予了肯定后，才婉转地说：“当然，这一决策实施起来难度也相当大，从农民目前的实际收入来看，9万元对他们来讲不是个小数目，让他们承担这么大的压力可能思想上难以接受。再说了，他们祖祖辈辈已经习惯了住平房，宽敞、方便，也好养他们的牛呀鸡呀羊呀，住楼房没有多少实用性，反而给生活带来不便。”何东阳说得很含蓄，生怕丁志强有想法。

然而，丁志强还是有了想法，他的话一说完，丁志强就接着说：“既然大家认准了这样做有利于加快我市城乡一体化建设，可以擦亮金州市这张城市名片，那我们还犹豫什么？我们更应该坚定信念，上下团结，形成合力，深入到每家每户，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。群众思想上有疙瘩很正常，否则还要我们这些领导干什么？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说过，农民问题，关键在于教育引导。说白了，农民的思想比较固执保守，只看眼前，看不到将来；只见树木，不见森林。这就需要

我们讲道理，要让他们看到将来，看到楼房起来后的前景。房子多了怕什么？这是好事，可以出租出去，增加他们的收入。南方之所以发达，主要在于他们的观念比较先进，敢想敢干。你们有空到南方走一圈儿就知道了，那里许多城郊的农民不用干别的，光出租房子的钱一年都花不完。所以，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老百姓的认识问题，而是我们领导层的思想统一问题。我们的思想统一了，可以用我们的思想引导老百姓的思想，可以多想些办法，帮助大家克服困难。比如说，农村信用社，可以上门为农户提供贷款服务，区里、乡里，都要拿出一些具体的行动来，有钱的出钱，没钱的出物，水泥、钢材都可以。只要各级政府重视，只要大家万众一心，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”

同样一件事，道理都是由人讲，权力就是道理，权力越大，道理就越多。经丁志强这么一说，其他几个副市长即使心里有一万个不赞成，口头上还要恭维他决策英明，行动上还得遵照执行。你要公然反对，或者顶着不干，可以让愿意干的人代替你干。这就是官场，是人人皆知的游戏规则。

市政府的决议就这样形成了，区里、镇里谁敢不执行？明明知道是错的，也得执行。于是，层层往下压，区里把任务压到了镇里，镇里又压到村里，村民们听了，一下炸开了锅。有的说，政府的好心我们领了，但是要我们造楼坚决不同意。我们住了几十年的土房子，不习惯住楼房。如果政府真的关心我们老百姓，心里装着我们的话，就不要再增加我们的负担，直接为我们盖楼好了。有的说，政府搞形象工程，却让我们老百姓埋单，这是什么逻辑？我们坚决不干！也有的说，我们一家四口人，用不着造三层高的楼，要那么多房子干吗，我们又不开旅店。

村民想不通，区、镇、村三级干部就深入到村民中做工作，讲城乡一体化的好处，讲将来的前景，讲南方城郊怎么富裕，讲建好了楼可以出租，还讲将来修好了大家都是城里人。有村民说：“出租给谁？我出租给你，你住吗？”干部说：“将来发展起来了，外地来这里做生意的人会抢着来租住，你怕什么？”村民的工作还是做不通，区里又给每户补贴了2000元，镇里拿不出钱，给每户赞助

20袋水泥。准备工作做了半年，才勉强做通了大部分人的工作，还有极少数家庭困难的、思想顽固不化的，怎么做也做不通。做不通没关系，软的不行就来硬的，谁也阻挡不了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。村里把工程承包给了一家房地产建筑公司，四五台推土机突突地开进村，把屋里的人轰出去后，破旧的土房顷刻之间变成了一片废墟。就是在这次拆迁中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八十岁高龄的孙老太太被埋在了她的老屋里。孙家的子孙们聚集了十多人，要找建筑公司算账，建筑公司推卸责任说，我们三天前就通知你们要搬迁，出了事故概不负责，拆迁之前又喊过话，屋里没有人，谁知道她什么时候又进了屋？双方各执一词，孙家的子孙们就上访到了镇上，镇上推三推四，给不出明确答复，他们就直接来找区上。区长一怒之下，把拆迁办的人叫来狠狠批评了一顿，当场作出批示：一要做好死者家属的安慰工作，施工单位按政策规定给予死者经济赔偿；二要封闭消息，在没有弄清事实真相之前，这次事故不得以任何形式见诸于电视、广播和报纸，谁捅了娄子谁负责。

何东阳以为这件事就这么平息下去了，没想到死者家属又来找丁志强，而且是以这样的形式来上访，不知道是赔偿金没有落实，还是因为有什么新的要求没有满足？

司机小于打过方向盘，车就向市政府的后门方向开了去。市政府原本是没有后门的，随着近年来群众上访的次数越来越多，人数越来越庞大，市政府秘书长潘多文便想了一个绝招，为了领导的正常工作不受上访群众的干扰，特意开了一个后门，专供领导在特殊情况下出入。何东阳一看小于打过了方向盘，就知道他是想从后面绕道出去。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丁志强，既然上访群众要找他，就留给他处理好了。何东阳抬腕看了一眼表，时间正好是下午4点45分。5点钟，他要到市政府宾馆会见一个外商，这个外商关系到一个几千万的投资项目，他不能不去，但如果就这样绕过上访群众，心里又觉得不踏实。他不知道是丁志强不在办公室，还是他不愿意见上访群众，才让门卫拦住了他们。看着那么多披麻戴孝者拥挤在大门口，实在不雅，让外面来办事的人看到了，人家会怎么想？这无疑会

影响人民政府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。不论怎样，既然让他撞上了，就不应该回避。他又看了一眼表，对小于说：“掉头，从大门走。”

小于不情愿地掉转了头，放慢车速说：“从大门走，恐怕5点钟的会就赶不上了。”

“没办法，看到上访群众就在眼皮子底下，让我绕道而去实在于心不忍。如果5点钟我脱不了身，你给招商局王局长打一个电话，让他们先开会，别等我，晚饭我一定去参加。”

小于轻轻嘟囔了一句：“这事儿，好像是丁市长一手抓的。”

何东阳假装没有听到。他知道司机是有意提醒他，别去插手丁志强分管的工作。尤其这种群体性上访的事，搞不好，好心办坏事，两头不讨好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觉得不能绕道而走，一是他不忍心置上访群众于不顾，将心比心，要不是遇到难事，谁会披麻戴孝来这里？二是倘若自己回避不管，丁志强知道了一定有想法，还认为我不支持他的工作，想看他的笑话。做人有时候就是这么难，你管了，他会有想法；你不管，他更会有想法。

离大门还有一段距离，他让司机停了车，下车后，双方在吵闹声里推推搡搡着，他看到了信访办的几个同志也在里面劝解着。对方说：“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进？难道人民政府还害怕我们人民？”保安说：“不是不让我们进，办事得讲一个程序，你们有什么事先到信访办，信访办解决不了，再去找市长。”对方说：“信访办能顶个球用，要是信访办能解决，我们跑这里来做什么？今天让我们进也得进，不让进也要进！”信访办的说：“你们怎么这么说话，你们的事我们不是正给你们协调吗？”对方说：“你们协调个啥？明显地用偏刀斧头砍我们，当我们是傻子？这拆迁的事儿是丁市长定的，我们就得找丁市长问个清楚。”保安说：“你们知不知道，这样做是冲击市政府！”“你别扣大帽子，我们找人民市长，怎么是冲击？”

何东阳听着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，刚走过去，信访办的主任高永信马上迎了上来说：“何市长？”

何东阳说：“高主任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高永信说：“还是上塘村孙老太的儿孙们，来讨要孙老太的人命赔偿费来了。区上做了协调，开发商只给孙家赔偿5万元损失费，孙家不干，提出要赔偿20万。区上协调了几次，各执一词，孙家理由是，他们根本就不同意搬迁，是开发商把老人埋在里面的，按国家关于赔偿的有关规定，理应给他们赔偿20万。开发商却说，早就通知他们要搬，是他们不搬。再说，一个八十岁的老奶奶，还能活几年？哪里能值20万元的命价？没想到惹恼了孙家的人，才导致了现在这一幕。”

何东阳说：“丁市长知道这件事吗？”

高永信悄悄说：“丁市长让我们劝走他们，您看这架势，怎么能劝走？刚才我们给金都区上打了电话，区信访办的人也来了，没办法，他们不见丁市长不走人。”

何东阳听了，心里不觉有些堵得慌，开发商如此霸道，区政府又这么软弱，丁志强又坐视不管，谁来为老百姓说话？想着，他走到众人面前说：“大家不要吵了，有话好好说。”

保安像得救了似的，马上对上访群众说：“这是我们的何市长。何市长，是这样的，他们要找丁市长，我说丁市长不在，外出开会去了，他们不相信，非要往里闯。”

一中年汉子站出来说：“何市长，丁市长不在，找您也行。我们今天来，就是想请市上领导给我们做个主，这社会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我们的老妈被他们拆迁活埋了，开发商只给我们5万元，这是打发叫花子呀！我们农民的命是贱，但再贱也是命呀！”说着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在了他面前，其他人一看，也都纷纷下跪。

何东阳心里一慌，马上扶着中年汉子说：“别这样，你们起来，都起来。这像什么话？”

中年汉子说：“何市长，您不给我们做主，我们就不起来。”

何东阳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们做主。但是，你们必须起来，这

样跪着，不是把我搞得很难堪吗？起来起来，你们都起来，听我说几句。”

何东阳扶起了中年汉子，其他人也跟着站了起来。

何东阳这才说：“我是常务副市长，叫何东阳，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细，导致了严重的事故，给你们的家庭带来了灾难，心灵上造成了伤痛，我向你们表示深深的歉意。”说着，何东阳向大家鞠了一躬，接着又说：“你的要求刚才信访办的高主任给我说了，要求开发商给你们赔偿20万元安抚费，现在我要问问你们，这是不是你们的要求？除此之外，还有没有别的什么要求？”

中年汉子说：“我们没有别的要求，就这一个要求，并不高，可是开发商才给我们5万，这不是明摆着欺负我们老实人吗？我们今天来找市长，就是想让市长给我们做个主，如果摆平了，我们也就认命了；要是摆不平，我们就一级一级上访，去讨个公道。”

何东阳一听，知道他们都是老实人，一桩人命案，只索赔20万，这是正当的要求，根本不算无理取闹。他曾在报纸上看到过，2008年山西一家煤矿发生矿难，矿方一次性付给死者家属40万元抚恤金。还有的地方发生矿难，最便宜的也赔偿25万。深圳一打工者自己跳楼自杀，厂方给死者家属赔偿36万。相对于别处发生的事故，这次拆迁埋人事故更为严重，他们就是索赔40万都不过分，何况人家才提出20万？为了息事宁人，避免事态扩大，何东阳当即决定说：“如果你们能相信我，请你们放心，这件事我给你们做主，三日内，我让开发商赔给你们20万的抚恤金。但我对你们也有个要求，你们看，这是政府办公的地方，你们这样一围观，一是影响工作，二是社会影响也不好，我希望你们立即撤回。三天的时间，我给你们协调处理好，你们说行不行？”

中年汉子说：“如果三日内他们不给我们赔付怎么办？”

何东阳说：“你们放心，他们一定会办的，如果他们不赔，你们就来找我，政府给你们赔。”

中年汉子这才说：“有何市长这句话，我们怎能不放心？”说完，招呼着其他几个人离去了。

何东阳看着人群散去，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。抬腕看了一眼表，已经5点20分了，上了车，掏出手机拨通了金都区区长王守义的电话。

金州市一共是一区四县600多万人，区与县虽然是平级，但是由于地理位置上的优势，区领导似乎比县领导显得更优越。王守义接通电话，声音夸张地说：“是何市长呀，有什么指示？”

何东阳不喜欢这样夸张的语气，便冷冷地说：“王区长，你们是怎么搞的？上塘村孙家的几十人披麻戴孝来市政府上访，把大门都堵住了，你们的工作是怎么做的？”

王守义显然紧张了起来，口气严肃地说：“何市长不要生气，我马上派人把他们领回来！”

“不必了，我已经向他们做了承诺，三天内给他们兑现赔偿金，他们才撤离了。守义呀，你们一定要做好安抚工作，他们提的要求并不高，不就是20万元的赔偿费嘛，让开发商赶快落实了，别再让他们到处上访。”

王守义吞吞吐吐地说：“何市长，这事儿……我们已经落实过了，孙家提20万，开发商这边不太接受。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何东阳一听火就冒了起来：“你别这个这个的，一条人命，人家索赔20万元还算多吗？深圳一家工厂的员工自己活得不耐烦跳了楼，工厂还要给死者家属赔偿36万元，他们把人埋在了里面，20万都不想赔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如果孙家要起诉，进入司法程序，还要追究开发商的刑事责任。你们务必要以大局为重，以安定团结为重，尽量把这件事摆平，否则闹大了，造成的负面影响你可以想象得出来。”

王守义这才说：“好好好，是是是，就按何市长说的办！”

挂了电话，何东阳心里不由得泛起一阵一阵的愠怒来，他非常清楚，如果自己是市政府的一把手，谅他王守义也不敢在自己面前支支吾吾。他早就听人说过，这王守义就像西山的牦牛，只认准丁志强这一顶帐篷，对其他几个副市长都有点儿爱理不理的。打过几次交道后，他觉得真是这样，心里便暗想，等

有朝一日自己当了一把手，一定把他从区长的位子上拉下来，看他还敢狗眼看人低。

司机小于像是揣摩透了他的心思，说：“我也是从别人那里听说，那家开发商是丁市长的关系户，要不然，王区长敢对您这样敷衍？”

何东阳心里一惊，难怪丁志强对群众上访这么冷漠，而王守义又支支吾吾，莫非这其中真的暗藏着玄机？想想又不至于，如果真是丁志强的什么亲戚当开发商，捅了那样大的娄子，他能坐视不管？那不是引火烧身吗？丁志强不会那么傻。于是便轻轻“哦”了一声说：“没有根据的话以后不要乱说。”

小于说：“我不会对外人讲的。”

何东阳虽然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知道小于是在提醒自己注意。司机与秘书，是离领导最近的人，也是领导的耳目与心腹。他们汇集了许多民间的信息，有时候，在领导面前有意无意地吹吹风，领导便可从中掌握更多的社会信息。而他们，总希望自己所依附的领导能青云直上，他们也好水涨船高，跟着领导沾光。市长的秘书与司机明显要比其他几个副市长的优越得多，副市长的秘书与司机又明显要比县局级的司机牛得多。他们的地位，往往不是来自自身，而是取决于他们所依附的领导，领导的地位高与低、权力大与小，直接影响了他们在圈子中的座次与社会地位。

二． 扫黄扫到了台商

何东阳来到金州宾馆，已到5点40分了。

这次来的投资商是台湾人，叫林金山，何东阳在前年参加广交会时见过他一面，林金山得知金州市是有名的黑瓜子生产基地，便想在金州投资开办一个黑瓜子

加工厂，这次就是来实地考察的。金州市地处西北偏北，相对于东南沿海一带，经济滞后，招商引资比较困难。过去，总是雷声大雨点小，每次招商引资洽谈会结束后，当地的报纸电视上总要大肆宣传一番，成绩是多么的喜人，规模是多么的宏大，但真正落到实处的并不多。而一些冒牌的投资商正是抓住了这些领导人招商引资的急切心理，假借投资考察之名，来此游山玩水，骗吃骗喝完了，再大包小包装满了土特产，一走了之，从此杳无音信。何东阳自从分管招商引资工作之后，坚决杜绝“放空炮”，没有落实的事坚决不报道，没有考察清楚的投资商一律不接待。然后又进一步出台了一系列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，广开门路，引进外资，筑巢引凤，仅去年一年，就引进了大大小小三十多项投资项目，其中有一家温州客商，投资搞了一家商贸城，不仅为金州市的城市建设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，也为当地解决了几百个劳务用工。

金州宾馆是市政府的招待所，这里的服务员几乎都认识市上的领导，何东阳自然不例外，一到贵宾楼，服务员就微笑着说：“何市长好！”何东阳点了点头说：“好！”服务员说：“何市长是来会见台湾客商的吧？”何东阳说：“是的，他们在哪个会议室？”服务员说：“在小会客室，请何市长跟我来！”说着，就带着何东阳去上电梯。

服务员在前面走着，何东阳就跟在她的后面，看服务员的背影，身材苗条，腿长腰细，随着小蛮腰一扭，那圆滚滚的小屁股便也跟着扭，整个身子犹如风摆杨柳，顿时有了神韵，让人倍生怜爱。进了电梯，何东阳感到有一股清爽的香味渐渐向他弥漫过来，不觉心旷神怡，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清新入脾，人也一下精神了起来。再看服务员，唇红齿白，面如桃花，浅浅一笑，两个迷人的酒窝便绽放在了她的脸上，人也就越发生动可爱了，那香味又混合了她的体香，更加清新。何东阳心里一热，随口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服务员说：“我叫舒扬，舒淇的舒，飞扬的扬。”何东阳轻轻地“哦”了一声：“好名字，舒淇就是香港的那个演员吧？”舒扬吃吃地一笑说：“她是台湾的。”“对，她是台湾的，是我记错了。”话刚落音，电梯已经到了十五楼，何东阳感觉这次上十五楼比平日快

多了，他还想多待一会儿，但电梯开了，舒扬做了一个请的手势，何东阳不得不走出了电梯门，一回首，见舒扬微笑着向他点了点头，那温柔，恰似夏日的清凉，一下子化解了方才积郁在心头的不快。

何东阳虽是政府的二把手，有着令人向往的显赫地位，但他也有别人没有的苦恼和不快。老百姓有老百姓的快乐，高官也有高官的烦恼，他的烦恼不是普通人的那种买房、就业、子女上学的生存压力与烦恼，而是仕途中不得不隐忍的烦恼。他过去是祁北县的县委书记，是说一不二的一把手，在那个山高皇帝远的偏远县城里，一切都是他说了算，所有的人都要围绕他这个中心轴转动。他在那里运转了四年，使这个落后的小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一跃成了全省的商品粮种植基地，城市面貌也有了很大的改观，因此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首肯，把他提拔成了市委常委，当了一年市长助理后，又当了常务副市长。由县里到市里，由正处级成了副地级，职务上升了一个阶梯，在权力的使用上，却由小一把手成了大二把手。这种职务上的转换，使他稍稍有些不适，但他还是满心喜欢的。在官场中，没有永远的一把手，也没有永远的二把手，不当二把手，就难以当上一把手。从二把手到一把手是一次飞跃，同样，由一把手再到二把手，也是一次飞跃，那是通向更大的一把手的通道，是升迁的必由之路，谁也免不了。

何东阳刚当市长助理时还有些不适应，处处都要请示一把手，都要看一把手的脸色办事，心里多有不适，时间久了，慢慢学会了隐忍，才从不适应到了适应。他非常清楚，顺应上司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来顺应自己，正如会拍马屁的人，目的是为了自己有马可骑一样，道理就是这么简单。最近，为了上塘村的样板房工程，曾与一把手丁志强有点儿摩擦，这种政治见解上的不同，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委屈，他明明不赞成这么去搞，但又不能不去委曲求全，他没有能力阻止丁志强，就只好去适应他。这就是政治，既让人充满无穷的向往，又让人感到郁闷，仿佛心里积满了气，却又找不到一个发泄出去的通道。

刚才不经意间，那弥漫在电梯中的香气，那浅浅的一笑，仿佛一剂清新的解药，融化了胸中的郁闷，让他感到生活如此美好。如果自己不是市领导，没有常